

中国写家文丛

晋商

王泰来传

朱廷礼 著

先驱

中国文联出版社

香蘭

光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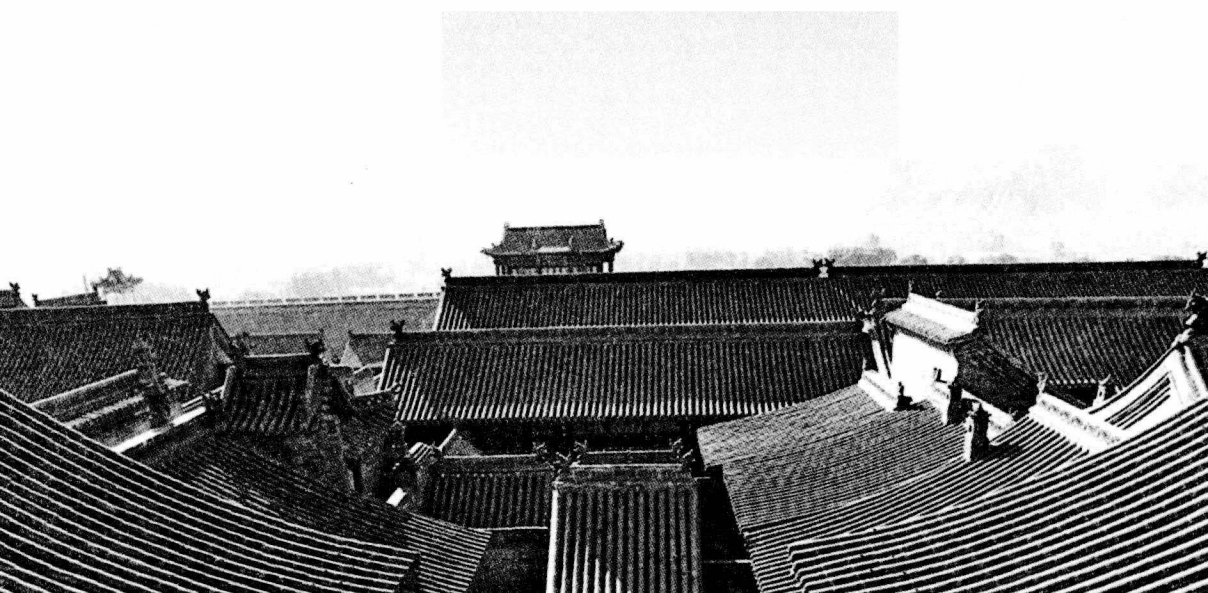
上
下
左
右

100



晋商先驱

王泰来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晋商先驱王泰来传/朱廷礼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12

(中国作家文丛·1-10/肖静,陆汉松,王胜本主编)

ISBN 978-7-5059-7328-2

I.①晋… II.①朱… III.①王泰来(1636~1706)-传记 IV.①K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0432 号

书 名	晋商先驱王泰来传
作 者	朱廷礼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郭 锋
印 刷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80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7328-2
定 价	38.00 元

你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序

余在幼时，听闻掌故颇多，时隔七十余载，今尚耳熟能详者，唯明清晋商大贾王泰来。

泰来祖居泽州大箕镇秋木窰村。他生性长厚，以仁为本，以孝为先，商行天下，富可敌国；其宅第——南城、中堡、“北皇宫”的秋木山庄恢宏壮阔、层台耸翠、飞阁流丹的辉煌；与康熙皇帝赐王泰来氏《古稀人瑞》、《义高北嶽》匾额的故事，三四百年来在太行山上盛传不衰。

近三十年来，研究晋商之风大兴、专著、论文、影视剧火热，使中国历代之豪商大贾可为今人借鉴之精髓广普于民间，促进着富民强国的进程。然被史称天下第一富的王泰来，却少有人问津。

2006年，在热衷于研究晋商先驱王泰来的，原晋城市副市长成育廷先生的组织倡导下，我曾以《呼唤太行山上的“紫禁城”——对明商巨子王泰来初考》为题撰文，吁请社会有识之士、专家、学者、企业家、拯救挖掘王氏这块瑰宝。此文见诸极端后，泽州县大箕镇的党委、政府，原秋木山庄的秋木窰、南沟村的干部群众，挖掘“山庄”之遗存，搜集流传之掌故；考古专家裴池善先生，亲临当地挖掘、拍照、考证；报界与社会上的有识之士，也纷纷撰文在媒体上登载。

2008年，“呼唤”文之倡导者成育廷先生促我再研泰来，集之为传。而我耄耋老者焉能有此能此力？勉力应之必误他人大事，只得婉言以拒，并建议其另请贤能之士为之。成先生虽悻悻然，但不

言放弃。并与其夫人程二梅女士上太原、跑北京多方搜集资料,极力提供便利。我在拒之不甘的困扰中,中共晋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晋城市文联党组书记冯裕民先生,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在这些挚情的感动下,遂与老伴董凤莲老师、重温明、清史;深钻州、县志;学习《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深入民间钩沉索隐、广为探索。历时经年,所得浩瀚而庞杂。对所获之传闻,相互勘照。有彼详而此略者,有此讳而彼实叙者。是非真伪之别,煞费苦心鉴衡,亦未能洞烛糜遗。只得以史为经,以资料掌故为纬,汇之成册,以慰初衷。只要有据,我以为是,人以为非者,听之可也;我以为非,人以为是者,听之亦可也。勉以报命,宁取贻笑大方。

作 者

明代：

沈思孝在《晋录》中说：“（山西）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谢肇淛在描写当时资产量雄厚的徽商和晋商时说：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西）。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基于新安”

——《五杂俎·卷四地部》

清代：

“楸木窰王氏，国初时富甲一郡。”

——《泽州府志》

“王廷扬泽州人，富甲山右。康熙六十年曾助饷二十万，自运军前。其泰来贺迁之字号各处有之。……其家现银一千七百万有奇。”

——《永宪录》肃爽著

序	1
第一章 京信传山庄	1
第二章 御史上太行	43
第三章 豆面塑金身	71
第四章 “两看”回皇上	103
第五章 单身闯虎穴	132
第六章 拓商赴临漳	164
第七章 沿江下南国	200
第八章 铸宝办票庄	236
第九章 文武进士第	265
第十章 孝悌美名扬	310
第十一章 倾资赈大饥	358
第十二章 破家夷“羊肠(坂)”	390
第十三章 以俸济孤老	428
第十四章 皇封赐御匾	455
第十五章 峥嵘岁月稠	488
第十六章 父歿子继昌	515
第十七章 佐军赈饥荒	541
第十八章 康熙诏赐奖	569
第十九章 叔侄同显职	595
第二十章 五代铸辉煌	618
后 记	637

第一章 京信传山庄

巍巍太行山，雄踞神州大地，峯插九霄云天。泽商王泰来，钦赐“古稀人瑞”，继赐“义高北嶽”御书匾额。其名闻遐迩，盛传三百余年，人以为奇！

可奇，并非因其肩揸担挑而成天下首富；也不因其皇封五代光禄，人称阁老之家。奇就奇在他逢灾必赈，倾资不分疆域；奇就奇在国有战事，他倾力千里输资送粮佐军；奇就奇在他破家竭力夷平太行古道之艰险；奇就奇在子孙居官，资费取之于家，官俸施之于民；奇就奇在老母想看皇宫因病不能，他为趁母意，即仿建北京的“紫禁城”。

民间为孝建禁宫，史无记载可循。也正由于此，一时震动明廷朝野，引来惊天大案。

崇祯八年(公元 1635 年)仲夏，一公差打扮的壮士，骑一枣红马在太行山的九曲羊肠坂上攀登。他前俯后仰，大汗淋漓，眼不他望，只紧紧盯着马在乱石上艰难的行进。忽然马失前蹄，冲力将他甩落在地，刹那惊魂出窍，脸色苍白。神情稍定，他下看，见万丈深壑不见底；仰望，是九曲羊肠路，千层剑戟山。再看坐骑马身湿漉漉，嘶鸣颤动时汗水四溅。他不管不顾情急似火，急冲

冲拉马登程。他忽儿骑马上行，忽儿徒步攀登。十步一回首，五步一揩汗，直至艳阳偏西，方在一山脊上望见一隘口处有三、五户人家，精神顿为一振。驱马前行，见路旁有一白发苍苍的老者，他赶忙下马抱手欠身道：“请问老先生，此为何地，距县城有多远路程？”

老者抬头，见一官人打扮的壮士甚为谦恭，欣然道：“距泽州府，凤台县九十里；此地乃太行绝顶，群山廻匝，道路险陡，唐初为控怀、泽之冲，在此筑城若铁瓮，因其甚小故名‘碗子城’。昔日宋太祖赵匡胤征李筠上太行山时，见路险多石，便于马上负石，众将士见之均负石，才成车骑勉强可通之道。”壮士举目四顾，见城乃石筑，四周相围，直径祇有三、五丈许，甚觉奇異。

老人见状，手捋长胡满面自豪地说：“客官莫看城小而以轻，其左有焦赞城扼守，右有孟良寨把关，‘碗子’有一夫挡关，万夫莫敌之效，乃巍巍太行山之天然屏障。”

壮士闻知，兴味甚浓，虽意犹未尽，耐何主命在急。只得抱憾深谢老人，催马加鞭，驰太行之险峻，入天井之雄关，向泽州大道奔驰。

这天，由于天气炎热，晚来纳凉之人甚多。但至戌时将尽时分，人多已纷纷入睡。唯独泽州府凤台县大箕里“秋木山庄”的城堡里，灯似繁星，光照如昼。管事的、杂役的往来穿行，繁忙不迭。庄内正厅《仁孝堂》中，庄主王自振与泰来号的大掌柜程祥先生，正在谈时论势。

程大掌柜坐在太师椅上手摇蒲扇若有所思地说：“自天启三年（公元1620年），你家取得盐引专利权以来，州辖五县三十九个店号，年营销盐量达三万三千零七十三引（每引为二百斤）。其中凤台县一万一千三百六十引，添引盐二百十四引；沁水县二千一百引，添引盐五十二引；其它高平、阳城、陵川多寡不一。每年我号亲赴运城交课（税）银二百七十五锭有奇。每锭五十两，共为一万三千七百五十两有零。且各县销引量随年均有所增；加上河南开封、洛阳等外埠商号，十八年来，年年获利过望。俗话说，长袖善舞，钱多善贾，为今之计，不知东家是否在地域上再有扩张之想？”

自振两手相拍连声道：“好！好！好！今晚请老先生来，正为此请教你老。”他接着又道：“盐法至神宗末年改行专商卖引即所谓‘纲法’以来，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已使盐之营运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崇祯帝即位后，限地行销的框框也已

名存实破。现今战乱四起,东有海贼刘香;西有李自成,南有张献忠、还有什么罗汝才、老回回等等官逼民反,战祸频仍;更有甚者东北清兵取旅顺对当今虎视眈眈。山西从去年以来,连年大旱民不聊生。近闻我省大同因路途战乱芦盐无法运到,盐价飞涨,百姓叫苦不迭。我意欲本号北进大同以解民困,无利可,薄利行,暂为赔本也干;南下开营运芦盐之路,以使本号向更为广阔的地域推进。当然,在此纷乱之时,行商本就艰难。推进更为难之又难,且有鸡飞蛋打全号覆没之险。可我认定个中也有着巨大商机,不知老先生以为如何?”

程大掌柜在听少东家侃侃而谈中,全神贯注,手中的蒲扇一动未动,忽闻相问,瞬间笑逐颜开,兴奋地说:“东家心怀大志,高瞻远瞩,立足于民出此奇招,定可获得奇效。老朽佩服!佩服!所言北进,我也有此想,定照你所嘱办理;至于南下,恐……”话未说完,大少东家自芳与时老管家已匆匆走了进来。两人起身相迎。

见此状况,程大掌柜面对自振道:“大东家来,定有要事,我先行告退吧!”自振点头示意,并对老管家说:“你着人备轿送老先生回府。”

王自芳乃老东家国宾的长子,自振之兄,他生性憨厚,心细如丝,内向懦弱,胸怀如豆,幼时在家塾背诵“孟子见梁惠王”篇,一时语塞,气得李姓塾师背剪双手来回踱步,自言自语“闷葫芦!”就此三字,自芳三天辍学躺床水米不进。直至李塾师弃教而去。

其弟自振,字宏宇,天资聪慧,大气奇迈,胸怀可纳百川,胆略过人。兄弟判若两人。正由于此,其父病重之时,让老夫人呼二子到病榻前气喘吁吁地说:“为父少时贫困,长而坎坷,后得好人相助,立志创业,方有今日之家。你俩生性长厚,行不违父母之意,我心甚安!”他喘咳片刻接着道:“而今老父病入膏肓,危在旦夕,望儿谨记要以仁孝二字作为人的立命之本,治家以孝为先,孝悌并重,家和才能万事兴;置业要以仁为立足之基,以诚信为行商之本,不得见利忘义自断坦途。父去之后,本应有长兄掌家,但知子莫如父,果真如此是勉为其难能。故父意是由自振掌家,自芳治内,外事不决可征询程大掌柜,内外大事难断,欲由你老母裁决……”说至此已老泪横流哽咽不能成声。

自芳恸哭失声连连点头，自振哀恸中忙说：“谨遵父命！”……正因有此一节，大少东家除家内之事务从不他问。故而程大掌柜见大少东家来才立即起身辞去。

送大掌柜去后，没等自芳开口，老管家便回道：“园内工程俱已告竣，今日大老爷已看过了，只等二老爷看过若有不妥之处，再行改造。”自振立即说：“只要兄长无他意，即可定夺。我明日去看，即有另说也自当回兄斟酌。”

自芳说：“此事你看后再议，现在的问题是老母寿辰将至，怎样宴请宾客，何时陪母观瞻，你得说个大略。”自振正欲问兄作何打算，一执事匆匆来禀道：“回大老爷、二老爷，京城张御史府有来使求见。门役已迎过吊桥，现在接官厅等候。”

自芳眼望自振，自振当即说：“快，快去迎接！”

执事手提红色纱灯引路，兄弟二人与老管家鱼贯而行。将京使迎至客厅将欲落坐，使者便迈上一步口称：“在下奉我家老爷之命，前来送书现面呈庄主。”边说便从怀中取出一信交在自振手中。

接信之际，在灯光下自振看到使者脸上汗迹横七竖八并已与灰尘相溶凝为迹斑，知为白日炎热汗流，晚来凉而成迹，实为劳累所致。赶忙弓身抱拳拜而问道：“敢问贵使尊姓大名？”使者忙说：“不敢。本人姓张名忠，是御史大人亲随。”

见贵使旅途劳顿深感不安，遂说：“请贵使先行漱洗，用餐，休息，明日我们兄弟二人再为大人接风洗尘，不知意下如何？”张忠立即点头示意，自振即吩咐管家好生安排。京使去后，自振双手捧书呈于兄长。自芳展书自阅，不到片刻工夫，突地面色蜡黄，双眼发直，进而颤抖。自振见状，赶忙进前问：“兄长何事惊慌？”自芳不语，只口吐白沫，颤抖中书信落地。自振立马将书揣入怀中，大喊仆人，一时里秋木山庄的内厅乱作一团……

自芳病榻前，一时郎中，役人离去，自振忙取出京仗一看，脑子轰然欲炸。但尚未看完，人等又至。他忙将仗揣入怀中。

天大亮时，自芳才从昏迷中醒来，睁眼一看，见弟弟与夫人小玉和侍女翠花等守在身边。他向小玉发气道：“自振有大事在身，你怎让他在此守候？”小玉面带委屈正要说话，自振忙道：“嫂嫂多次促我离开，可兄重病不醒我心如刀绞怎能离开。即是有天塌大事我也得让你醒来。好在请老先生诊治后说：“是急火攻心，引发旧疾，服药静养几日料无大碍，望兄能遵医嘱，万事莫忧！”

“快！快！快去回房休息，料理大事吧！”边说边摇挥右手以示离开。

自振拜别兄嫂，快步回到书房，从怀中掏出京信立地再读，只见一单便签上写道：

自芳自振贤侄：

令尊虽已过世，而我与之相交之情却每每绕于心，此你们当有所知。

近日早朝，见有御史启奏。其曾收一帖书称：‘山西泽商大贾王泰来，私建禁宫，广罗人众，显为谋图不规之举云云。’此乃灭族之罪，皇上下旨欲着御史前往查察。

令尊在日仁义善举名声远播，诚信营商有口皆碑。我想你等向不违父意，端不会有犯此弥天大罪之想。然人言可畏，即是有同行或刁民空穴来风，陷人于罪，也不得有丝毫大意！

特此草书着我亲随面交

顺问，你老母安好！

看罢来书，自振一时也大为震惊，一夜未眠之困，顿然全消。惊恐中他告诫自己，冷静！冷静！情绪稍定后他想：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来信指：所谓广罗人众，充其量不就是能指众店伙与家内人役，江南新安大贾行商，家役达四、五千甚至上万人众尚且无事，我家区区一两千，无刀无枪，各事其劳何罪之有？

所谓“私建禁宫”只不过是老母先是落迫，后与老父含辛茹苦创业治家，一生从未外出观瞻过大商埠，更休说见京城的辉煌繁华。常念为平生之憾！老父过世后，她老人家年迈多病，欲随出行而不能。她老少时习画，从我父处曾闻京城繁华，与皇宫建筑恢宏的情况，老父离世后，她老人家便因地制宜以其所闻所想绘为图样，我兄弟二人尊母意筑一堂煌之所，何罪之有？而今既有歹人妄谋陷罪，那我与兄计议将所建之中塑造金身，改为庙堂，待当朝大员来查时，看能有何说？想至此，他突然意识到，当务之急是将此意给御史大人拟写回书应对与宴请张忠，使其早日回京复命。于是他立即找老管家从速从优安排宴请……

当朝御史何以对王氏如此关照？

御史姓张，名慎言，字金铭，阳城人。其祖父张昇为河南参政。慎言当年在州学读书时，一度与自振父王国宾为同窗好友。言乃官宦富家，国宾系贫困农户，两

者天差地别何以成挚友,这也可说是偶遇的缘分造就。

慎言天资聪敏勤奋,学识渊博,刚强直耿,从不欺凌贫弱。一次在街上行走,偶然看到大街对面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衣服破烂,污垢满身,蓬头垢面,双足蹒跚艰难地行进。一群半大孩子围而相欺。正欲前往为老人解围时,忽地发现国宾快步赶至,说服孩子离去,亲自扶老人坐地,搜自身上所有零用钱钞塞进老人衣兜,和善地与老人说了不少话。慎言边看边想:国宾家境贫寒,而生性厚道,勤奋好学。在书院学习时,寸纸不废,笔秃不换,节衣缩食之状,令人见之怜悯,不意迂急难之人能如此慷慨大度,真是一个可与相交之人。

此后两人虽贫富悬殊,却如兄弟。不料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山东、山西、河南等省遭大旱、大饥、大疫。瘟病流行。国宾之父母双双因疫病过世。他失去了家庭支撑,只得退学返乡,靠充挖煤工度日。慎言学而成,于万历三十八年中进士,授寿张县知县。因政声卓著,于泰昌年间升任御史。张、王二人虽天各一方,但因友情所系各自时为怀念。

国宾年近而立之年尚未娶妻。一天,他外出办事,走至大箕河时,见河边一石崖上坐一女子,蓬头散发,面黄肌瘦,双目发呆,却泪水横流,一双天足若男。他站而望之忽动恻隐之心,便上前一步道:“姑娘何事悲伤?若迂难需人帮解又不嫌弃时,我可尽力。”

女子抬头一看,见面前问话男子,虽为平民素装,但身材伟岸,庄重文雅,年纪虽轻却语声和善,不像为非作歹之人。但又想,自己乃单身女子,萍水相逢怎敢轻以言相对,闭目低头无语。

国宾见她久不出声便道:“姑娘若有难言之隐,我不敢相强,即此离去,请恕我唐突挠之不当!”边说边抱手致谦举步前行。

女子此时似为精神一振,急切地说:“先生留步,非我无礼拒绝先生美意,自己乃穷途末路一女流,说又何宜!”

他闻此回头一望,觉此时的女子虽垢面大足却难掩其俊俏,面黄肌瘦反而显其内秀,不觉内心更生出了几分怜悯。他到她面前说:“姑娘不必耽心,我家祖居泽州府凤台县大箕里南沟村,说是一村,其实只有两个院落,距此不过三里之遥。本人以挖煤为生,家虽不富,却也无温饱之忧。姑娘有危难,我会尽力相助,即是力不从心,也不会做有损姑娘之事与有碍清德之为!”

一闻此语，姑娘起身向他道了一万福说：“先生美意，小女子心领了，若不误先生大事请就地而坐，听我略述大概！”待他坐地后，她接着道：“我家祖居凤台县司匠村，早年父亲到周口为他人做丝绸生意，后在河南成家，自己开了一个丝绸店，家境也为小富。万历三年生我后，母亲再无生育，二老视我如掌珠。年幼时母亲要给我缠小脚，我哭闹数日就是不让，大人只好由我自长。成年后，人视天足为奇丑，无人问津。我就待字家中，不学女红，只读书学画清静做人……”她长叹一声接着道：“谁知去年腊月突遭横祸，一场无名大火将家宅店铺化为灰烬。只一老家人与我幸免于难。店伙见状一时作鸟兽散。我哭皇天无泪不知该如何生存。老家人劝我暂与其相依再谋生机，可我想自己若大年纪不愿为老人家拖累。老父在日曾讲，原籍老家还有叔父在堂，于是我决定回籍寻亲。几经周折，吃尽人间苦头到达司匠后，左寻右找叔父已不知所往。村人见我如此落迫，也无人敢留。一气之下，我离开所谓祖籍之地，盲目走至此处又不知所往。”说至此，她哽咽不已……

国宾乃深切体会过穷困艰辛之人。他边听边想善心大发，手随心动，不由自主地右手晃动着谦恭地道：“莫过于悲伤！莫过于悲伤！姑娘若不嫌弃，我家尚有两间平房，一为我与两个伙计居住别无他人，另一可予姑娘暂居，待你又想他往时，可以随时离去！”

女子闻得此言，哽咽之声渐停，大眼泪水盈眶怔怔地望着国宾想：此人如此好心，不知真伪，从表情与所述看，似觉可信，然……他见她思而不语一时不知所措，忙说：“姑娘莫怪，莫非我言语唐突，惹……”

“先生差矣！”她打断他的话说，“你欲救我行将绝命之人，我感激尚且难尽，哪能有唐突之想。只是萍水相逢，自己即找先生拖累于心不忍！故为犹疑。”

“姑娘无需他想，那就随我同行返家安顿如何？”

“你不有事他往吗？”

“些许小事，无甚要紧，他日再办也不为迟。”

“既然如此，那我即为你家仆人，从今之后呼我凤姑小名即可，不要再叫什么姑娘行吗？”他点头允应，即此两人返回南沟。

凤姑入住国宾家后，出人意料地勤快乖巧。不只家里院落拾掇得一尘不染，还将做饭、洗衣、缝补一应杂务打理得有条不紊。两个伙计诚挚相帮，她全力婉拒。国宾见之甚为不忍。多次规劝她不必如此。她却对他更是体贴入微。一次晚

饭将过，她端一盆热水让他洗脚，他不忍让她操劳拒而不动。凤姑情急双手将他按坐在椅上，在推脱拒按之时二人两手肌肤相触突如电击，刹时两人心跳怦怦，面红过耳。各自缩手后，凤姑悄然离去。

自古日久生情，何况这两个大男大女。在她心目中。国宾不只相貌堂堂一表人才，更难得的是心地甚为善良。虽为采煤之主，却满腹经纶，胸怀大志欲展，特别是对自己处处关照体谅，像慈父又像兄长，更像贴心亲人。每想至此即爱意萌动，春心荡漾，但又立即想，她是恩人我不能有此念；他一表人才，我是大脚丑妇不配，更不能有此想。端然下决心不费此神思。但向往之爱是个怪物，它像地冒喷泉截然堵而不止，意若流水欲刀割而不能断。渐而夜不能眠，昼也少言寡语。

国宾自她进家以来，渐觉她青丝蓬松若云，脸面俊秀似玉，懂诗词善丹青，举止稳重依依动人，俨然一大家闺秀；又勤劳善事治家有有条不紊，待人细致贴心。大脚人以为丑，我看得却俊，若能得此为妻，那可真不负平生！每动此念，他立即警告自己：此念要不得，这有违昔日解人危难之初衷，要不得，要不得！

两人互为倾慕之心虽各自深藏于心，但心交却日日相近。两个伙计是乡邻也是国宾挚友，都是有家室之人。他们看在眼里，私下商议想成全这桩好事。原附带掌厨的张和尚，因与她有交接厨事之谊，自报奋勇去说动凤姑；年纪长的程祥，因曾有同窗之谊管作国宾的说客。两人事后一碰头，几乎双方是同一句话，她是“只看先生何意！”他是“看人家凤姑有无此心”几经婉转，可谓火见炮仗，一触即响。经伙计与乡邻张罗。两人拜了天地，成就了这对夫妇。不过由于凤姑脚大，在这块地面上，美妻却落了个丑妇的名声。

一年后，凤姑生一男婴，起名自芳。采煤工也由几个增至十几个。程祥经营窑工，和尚负责采营买卖，凤姑自任管账先生，时间不长，国宾就成为当地的殷实富户。

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事。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凤台县西煤窑着火，连续数年不灭。国宾所采煤窑亦在其中。八个窑工葬身火海。各家得息似同天塌，哭天叫地悲痛欲绝。国宾惊恐伤心痛哭之后，与夫人商定，破家安抚遇难者家人。他拿出所有积蓄除下十两银子让程祥先行送各家善后；又着和尚便卖王家可卖之物购置米粮，亲自上门送粮安抚亡者家人，参加祭礼殡葬，时人朴实，以为此乃天灾王家能如此善处，村人均深感其德。